四分律卷第十六　　下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九十單提法之六

尒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
時六群比丘聞世尊制戒聽比丘有
時因緣二宿三宿軍中住彼在軍中
住觀軍陣鬪戰觀諸方人象馬時六
群比丘中有一人以看軍陣故為箭
所射時同伴比丘即以衣裹之舁還
諸居士見已問比丘言此人何所患
耶報言無患向往觀軍陣鬪為箭所
射時諸居士皆共譏嫌言我等為恩
愛故興此軍陣汝等出家人往軍中
何所作耶諸比丘聞已其中有少欲
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
六群比丘言世尊制戒聽比丘有時
因緣至軍中齊二宿三宿住汝住軍
中二宿三宿已云何乃往觀軍陣戰
鬪而為箭所射耶尒時諸比丘往世
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尒時以此因緣集比
丘僧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
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

不應為去何六群比丘世尊聽比丘
有時因緣往軍中二宿三宿住而汝
等往軍中二宿三宿住乃觀軍陣戰
鬪為箭所射耶尒時世尊以无數方
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
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
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
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二宿
三宿軍中住或時觀軍陣鬪戰若觀
遊軍象馬力勢者波逸提比丘義如
上鬪者若戲鬪若真實鬪軍者一種
軍乃至四種軍或有王軍賊軍居士
軍力勢者第一象力第一馬力第一
車力第一步力也陣者四方陣或圓
陣或半月形陣或張甄陣或咸相陣
象王馬王人王陣彼比丘往觀軍陣鬪
戰象馬勢力者從道至道從道至非
道從非道至道從高至下從下至高
往而見者波逸提往而不見者突吉
羅方便莊嚴欲往而不往者一切突
吉羅若比丘先在道行軍陣後至應
避不避者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

犯不犯者有時因緣若有所白若請
喚若為勢力所將去或命難或梵行
難若先前行軍陣後至下道避若水
陸道斷盜賊惡獸水大漲或被強力
所執繫或命難淨行難不避道无犯
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惱
所經 五十竟
尒時佛在支陁國與大比丘衆千二
百五十人俱時尊者娑伽陁為佛作
供養人尒時娑伽陁下道詣一編髮
梵志住處語梵志言汝此住處第一
房我今欲寄止一宿能相容止不梵
志答言我不惜可止宿耳但此中有毒
龍恐相傷害耳比丘言但見聽止或不
害我編髮梵志答言此室廣大隨意可
住尒時長老娑伽陁即入其室自敷
草蓐結跏趺坐繫念在前時彼毒龍
見娑伽陁結跏趺坐即放火烟娑伽
陁亦放火烟毒龍恚之復放身火娑
伽陁亦放身火時彼室然如似大火
娑伽陁自念言我今寧可滅此龍火
令不傷龍身耶若是即滅龍火使不
傷害時彼毒龍火光無色娑伽陁火

光轉盛有種種色青黃赤白綠碧頗

梨色時娑伽陁其夜降此毒龍盛著
鉢中明日清旦持徃詣編髮梵志所
語言所言毒龍者我已降之置在鉢
中故以相示尒時拘睒弥主在編髮
梵志家宿彼作如是念未曾有世尊
弟子有如是大神力何況如來即白
娑伽陁言若世尊來至拘睒弥時願
見告勑欲一礼覲娑伽陁報言大佳
尒時世尊從支陁國人閒遊行至拘
睒弥國時彼國主聞世尊將千二百
五十弟子至此國即乘車徃迎世尊
遥見世尊顔貌端政諸根寂定其心
息滅得上調伏如調龍象猶若澄淵
見已篤信心生以恭敬心即下車至
世尊所頭面礼足已在一面住尒時
世尊無數方便說法勸化令得歡喜
時拘睒弥主聞佛无數方便說法勸
化心大歡喜已顧看衆僧不見娑伽
陁即問諸比丘言娑伽陁今為所在
耶諸比丘報言在後正尒當至尒時
娑伽陁與六群比丘相隨在後至時
拘睒弥主見娑伽陁来即徃迎頭面

礼足已在一面立時婆伽陀復為種種
方便說法勸化令心歡喜時拘睒弥
主聞婆伽陀種種方便說法勸化得
歡喜已白言何所須欲可說之婆伽
陀報言止止此即為供養我已彼復
白言願說何所須欲六群比丘語彼
言汝知不比丘衣鉢尼師壇鍼筒此
是易得物耳更有於比丘難得者與
之彼即問言於比丘何者難得六群
比丘報言欲須黑酒彼報言欲須者
明日可來取隨意多少時彼礼婆伽
陀足遶已而去明日清旦婆伽陀著
衣持鉢詣拘睒弥主家就座而坐時
彼拘睒弥主出種種甘饌飲食兼與
黑酒極令飽滿時婆伽陀食飲飽足
已從座起去於中路為酒所醉倒地
而吐衆鳥乱鳴尒時世尊知而故問
阿難衆鳥何故鳴喚阿難白佛言大
德此婆伽陀受拘睒弥主請食種種
飲食兼飲黑酒醉臥道邊大吐故使
衆鳥乱鳴佛告阿難此婆伽陀比丘
癡人如今不能降伏小龍況能降伏
大龍佛告阿難凡飲酒者有十過失

何等十一者顏色惡二者少力三者
眼視不明四者現瞋恚相五者壞田
業資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鬪
訟八者無名稱惡名流布九者智慧
減少十者身壞命終墮三惡道阿難是
謂飲酒者有十過失也佛告阿難自今
以去以我為師者乃至不得以草木
頭內著酒中而入口尒時世尊以無
數方便呵責娑伽陀比丘已告諸比
丘此娑伽陀比丘癡人多種有漏處
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
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
如是說若比丘飲酒者波逸提比丘
義如上酒者木酒粳米酒餘米酒大
麥酒若有餘酒法作酒者是木酒者
梨汁酒閻浮果酒甘蔗酒舍樓伽果
酒蕤汁酒蒲桃酒梨汁酒者若以蜜
石蜜雜作乃至蒲桃酒亦如是雜酒
者酒色酒香酒味不應飲或有酒非
酒色酒香酒味不應飲或有酒非酒
色非酒香酒味不應飲或有酒非酒
色非酒香非酒味不應飲非酒酒色
酒香酒味應飲非酒非酒色酒香酒

味應飲非酒非酒色非酒香酒味應
飲非酒非酒色非酒香非酒味應飲
彼比丘若酒酒煮酒和合若食若飲者
波逸提若飲甜味酒非酒者若飲醋
味酒者突吉羅若食麴若酒糟突吉羅
酒酒想波逸提酒疑波逸提酒无酒
想波逸提無酒有酒想突吉羅無酒
疑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
者若有如是如是病餘藥治不差以
酒為藥若以酒塗瘡一切無犯无犯者
㝡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纒 二十竟
尒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
時十七群比丘在阿耆羅婆提河水
中嬉戲從此岸至彼岸或順流或逆
流或此沒彼出或以手畫水或水相
澆灒尒時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在
樓觀上遥見十七群比丘在此河水
中嬉戲從此岸至彼岸或順流或逆
流或此沒彼出或以手畫水或以水
相澆灒見已即語末利夫人言看汝
所事者時末利夫人報王言此諸比
丘是年少始出家者在佛法未久或

是長老癡无所知時末利夫人即疾疾
下樓語那陵迦婆羅門言汝持我名
往至祇桓中問訊世尊遊步康强教
化有勞耶以此一褁石蜜奉上世尊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時彼婆羅門即
受夫人教往詣世尊所問訊已在一
面坐那陵迦婆羅門白世尊言末利夫
人敬遣我来問訊世尊遊步康强起居
輕利教化有勞耶今奉此一褁石蜜以
向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尒時以此因緣
集比丘僧以無數方便呵責十七群比
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
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十七群
比丘在阿耆婆提河水中嬉戲從此
岸至彼岸或順流或逆流或從此没
彼出或以手畫水或水相澆灒尒時
世尊呵責十七群比丘已告諸比丘
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
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
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
水中嬉戲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水
中戲者放意自恣從此岸至彼岸或
順流或逆流或此没彼出或以手畫

水或水相澆灒乃至以鉢盛水戲弄
一切波逸提除水已若酪漿若清酪
漿若苦酒若麦汁器中弄戲者突吉
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道
路行渡水或從此岸至彼岸或水中
牽材木若竹若箄順流上下若取石
取沙若失物沉入水底此没彼出或
欲學知浮法而浮擺臂畫水灒水一
切無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
乱痛惱所纏 五十二竟
尒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
時六群比丘中有一人擊攊十七群
比丘中一人乃令命終諸比丘聞其
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陁樂學戒知慙
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擊攊十
七群比丘乃令命終耶尒時諸比丘
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
因縁具白世尊世尊尒時以是因縁
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為
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
行所不應為云何六群比丘汝等擊
攊十七群比丘乃令命終耶世尊以无

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言
與六群比丘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
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
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
若比丘以指相擊攊者波逸提比丘
義如上指者手有十脚有十若比丘
以手脚指相擊攊者一切波逸提除
手脚指已若杖若戶鑰若拂柄及一
切餘物相擊攊者一切突吉羅比丘
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
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不故擊攊
若眠觸令覺若出入行來若掃地誤
觸誤以杖頭觸無犯无犯者最初未
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纒五十三竟
尒時佛在拘睒毗國瞿師羅園中尒
時闡陁欲犯戒諸比丘諫言汝莫作
此意不應尒時闡陁不從諸比丘諫
即便犯戒諸比丘聞已其中有少欲知
足行頭陁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闡陁
言云何闡陁欲犯戒諸比丘諫而不
從語便犯耶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
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世尊尒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

責闡陀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
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
闡陀諸比丘諫而不從語便犯戒耶
以无數方便呵責闡陀已告諸比丘
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
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
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
不受諫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不受
諫者若他遮言莫作是不應尒然故
作犯根本不從語突吉羅若自知我
所作非然故作犯根本不從語者波
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
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
無智人来諫者報言汝可問汝師和
上學問誦經知諫法然後可諫若諫
者當用若戲笑語若獨處語若在夢
中語若欲說此乃錯說彼一切无犯無
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
纏五十四竟
尒時佛在波羅梨毗國尒時尊者那
迦波羅比丘常侍世尊左右供給所
須佛語那迦波羅汝取雨衣来我欲
至經行處經行即受教取雨衣授與

世尊世尊尒時受雨衣已至經行處
經行尒時釋提桓因化作金經行堂
已合掌在世尊前自言我世尊經行
我善逝經行諸佛常法若經行時供
養人在經行道頭立尒時那迦波羅
比丘在經行道頭立知前夜已過白
世尊言初夜已過可還入房尒時世
尊默然時那迦波羅知中夜後夜過
明相已出衆鳥覺時天欲明了白世
尊言初中後夜已過明相出衆鳥覺
時天欲明了願世尊還入房尒時世
尊默然時那迦波羅心自念言我今
寧可恐怖佛使令入房耶尒時那迦
波羅即反被拘執来至佛所作非人
恐怖聲沙門我是鬼世尊報言當知
此惡人心亦是惡時釋提桓因白佛
言衆中亦有如此人耶佛告釋提桓
因言衆中有如是人語釋提桓因言
此人於此生中當得清淨之法尒時
釋提桓因以偈讚佛

聖獨步不放逸　若毀譽不移動
聞師子吼不驚　如風過草无礙
引導一切諸衆　決定一切人天

尒時世尊以偈報言
天帝謂我怖 故說此言耶
尒時釋提桓因即礼佛足隱形而去
尒時世尊夜過已清旦集比丘僧以
此因緣具向諸比丘說之此那迦波
羅癡人乃欲恐怖我尒時世尊以无
數方便呵責那迦婆羅比丘已告諸比
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
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
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
恐怖他比丘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
恐怖者若以色聲香味觸法恐怖人
云何色恐怖或作象形馬形或作鬼
形鳥形以如是形色恐怖人令彼見
若恐怖若不恐怖波逸提以如是形
色恐怖人前人不見者突吉羅云何
聲恐怖人或貝聲鼓聲波羅聲象聲
馬聲駝聲啼聲以如是聲恐怖人令
彼人聞恐怖不恐怖波逸提若以如
是聲恐怖人彼不聞突吉羅云何香
恐怖人若根香薩羅樹香樹膠香皮
香膚香葉香花香果香若美香若臰
氣若以此諸香恐怖人彼人臰香若

怖以不怖波逸提若以如是香恐怖
人前人不覺者突吉羅云何味恐怖
人若以味與人若醋若甜若苦若澀
若鹹若袈裟味以如此味恐怖人令
彼人嘗味怖以不怖波逸提若作如
是味恐怖人彼不嘗者突吉羅云何
觸恐怖人若以熱若以冷若輕若重
若細若麤若滑若澀若軟若堅以如
是觸恐怖人令彼人觸怖以不怖波
逸提以如是觸恐怖人彼人不觸者
突吉羅云何以法恐怖人語前人言
我見如是相若夢汝當死若失衣鉢
若罷道汝師和上阿闍梨亦當死失衣
鉢若罷道若父母得重病若命終以
如是法恐怖人彼知怖不怖波逸提
若以如是法恐怖人彼不知者突吉
羅若比丘以色聲香味觸法恐怖人
若說而了了者波逸提說而不了了者
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
弥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
或闇地坐無燈火或大小便處遥見
謂言是象若賊若惡獸便恐怖若至
闇室中無燈火處大小便處聞行聲若

觸草木聲若聲吹聲而怖畏若以色示
人不作恐怖意若以聲香味觸與人不
作恐怖意若實有是事若見如是相
或夢中見若當死或罷道若失衣鉢
若和上師當死失衣鉢罷道若父母
病重當死便作如是語語彼言我見
汝如是諸變相事若戲語若疾疾語
若獨語夢中語欲說此乃錯說彼一切
無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
痛惱所纏 五十五竟

尒時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中有
池水尒時摩竭國洴沙王聽諸比丘
常在池中洗浴時六群比丘於後夜明
相未出時入池洗浴尒時洴沙王於
後夜明相未出與婇女俱詣池欲洗
浴聞六群比丘在池洗浴聲即問左
右言此中誰洗浴答言是比丘王言
莫大作聲勿使諸比丘不及洗浴而
去彼六群比丘以種種細末藥更相
洗浴乃至明相出時洴沙王竟不得
洗浴而去時諸大臣皆共譏嫌自相
謂言此沙門釋子不知慙愧外自稱
言我修正法如此何有正法於後夜

中相將入池水以種種細末藥更相
洗浴乃至明相出使王竟不得洗浴
而去時諸比丘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
頭陁樂學戒知慚愧者嫌責六群比
丘言云何於後夜中入池水浴以種種
細末藥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使王
不得洗浴尒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
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尒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
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
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
為云何汝等於後夜中入池水以種
種細末藥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使
王不得洗浴而去尒時世尊以无數方
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
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
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
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半月
應洗浴若過者波逸提如是世尊與比
丘結戒尒時諸比丘盛熱時身體疱
痱出汗垢臭穢畏慎不敢洗浴恐犯
過半月洗浴諸比丘白佛佛言聽諸
病比丘熱時數數洗浴自今已去應如

是說戒若比丘半月應洗浴除餘時
若過波逸提餘時者熱時如是世尊
與比丘結戒其中諸病比丘身體瘡
疿出汗垢臭穢或大小便吐汙不淨
畏慎不敢洗浴恐犯過半月洗浴諸
比丘白佛佛言聽諸病比丘數數洗
浴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半
月應洗浴不得過除餘時波逸提餘
時者熱時病時如是世尊與比丘結
戒時諸比丘作時身體汗垢臭穢諸
比丘有畏慎心不敢洗浴白佛佛言
聽諸比丘作時數數洗浴自今已去
當如是說戒若比丘半月洗浴不得
過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熱時病時
作時如是世尊與諸比丘結戒時諸
比丘風雨中行身體瘡疿汗出塵坌汙
穢不淨有畏慎不敢洗浴白佛佛言
聽諸比丘風雨時數數洗浴自今已
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半月洗浴不
得過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熱時病
時作時風時雨時如是世尊與比丘
結戒時諸比丘道行時身體熱瘡疿出
汗垢塵土汙穢不淨畏慎不敢洗浴白

佛佛言聽諸比丘道行時數數洗浴自
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半月洗
浴無病比丘應受不得過除餘時波
逸提餘時者熱時病時作時風雨時
道行時此是餘時比丘義如上熱時
者春四十五日夏初一月是熱時病
者下至身體臭穢是諸病作者下至
掃屋前地風雨時者下至一旋風一
渧雨著身道行者下至半由旬若來
若往者是也若比丘半月洗浴除餘時
若過一遍洗身者波逸提若水洗半身
者波逸提若方便莊嚴欲洗浴不去
一切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
犯者半月洗浴熱時病時作時風時
雨時道行時數數洗浴若為力勢所
持强使洗浴無犯无犯者最初未制
戒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二十六竟
尒時世尊在曠野城時六群比丘自
相謂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隨意言
語即出房外在露地拾諸柴草及大
樹株然火向炙時空樹株中有一毒虵
得火氣熱逼從樹孔中出諸比丘見

已皆驚怖言毒虵毒虵即取所燒薪
散擲東西逆火乃燒佛講堂諸比丘
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陁樂學戒
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汝等云
何自相謂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隨
意言語出房外拾諸草木大樹株在
露地然火向空樹孔中有毒虵出驚怖
取所燒薪散擲東西使逆火乃然佛
講堂耶尒時諸比丘即往世尊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世尊尒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
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
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
云何六群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在上
座前不得隨意言語出房外拾諸草
木大樹株在露地然火向有毒虵出
驚怖取所燒薪散擲東西使逆火燒
佛講堂耶世尊尒時以無數方便呵
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
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
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
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為自炙故
露地然火若教人然波逸提如是世

尊與比丘結戒尒時病比丘畏慎不敢
自然火不教人然比丘白佛佛言聽
病比丘露地然火及教人然自今已
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無病為自炙
故露地然火教人然者波逸提如是
世尊與比丘結戒尒時諸比丘欲為
諸病比丘煮粥若羹飯若在溫室若
在廚屋若在浴室中若熏鉢若染衣若
然燈若燒香諸比丘皆畏慎不敢作
佛言如是事聽作自今已去當如是
說戒若比丘无病自為炙故在露地
然火若教人然除時因緣波逸提比
丘義如上病者若須火炙身若比丘
无病為自炙故在露地然火若然草
木枝葉紵麻芻麻若牛屎糠糞掃埶
一切然者波逸提若以火置草木枝
葉麻紵牛屎糠糞掃埶中然者一切
波逸提若被燒半燋擲著火中者突
吉羅若然炭突吉羅若不語前人言
汝看是知是者突吉羅比丘尼波逸
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
謂為犯不犯者語前人言看是知是
若病人自然教人然有時因緣看病

人為病人煮糜粥羹飯若在厨屋中
若在温室中若在浴室中若當鉢若
煮染衣汁然燈燒香一切无犯無犯
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纏五十竟
尒時佛在舎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
有居士請衆僧明日食即於其夜辦
具種種肥美飲食明日清旦往白時
至尒時十七群比丘持衣鉢坐具針
筒者一面經行彷徉數望食時到時
六群比丘伺彼經行背向時取其衣
鉢坐具針筒藏舉彼聞白時到即
看言我等衣鉢坐具針筒在此誰持
去耶餘比丘問言汝等何處來答言我
等在此持衣鉢坐具針筒置一面經
行望食時到六群比丘在前調弄餘
比丘寄之見六群比丘調弄必是其
人取衣鉢藏之諸比丘聞其中有少
欲知足行頭陁樂學戒知慚愧者嫌
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取十七群
比丘衣鉢坐具針筒藏之耶尒時諸
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尒時以此
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言汝

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
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六群比丘伺
十七群比丘經行背向時取他衣鉢
坐具針筒藏耶尒時世尊以无數方
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
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
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
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藏比
丘衣鉢坐具針筒若自藏若教人藏
下至戲笑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彼
比丘藏他比丘衣鉢坐具針筒若教人
藏下至戲笑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
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
謂為犯不犯者若實知彼人物相體
悉而取舉若在露地為風雨所漂漬
取舉若物主為性慢藏所有衣鉢坐
具針筒放散狼藉為欲誡勑彼故而
取藏之若借彼衣著而彼不收攝恐
失便取舉之或以此衣鉢諸物故有
命難梵行難取藏之一切无犯無犯
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
纏 六十竟
尒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

時六群比丘真實施親厚比丘衣已
後不語主還取著諸比丘聞其中有
少欲知足行頭陁樂學戒知慚愧者
嫌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先持衣
施親厚比丘已後不語主還取著耶
尒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已
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
尒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
比丘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
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六群
比丘先持衣施親厚比丘已後不語
主還自取著耶尒時世尊以无數方
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
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
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
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與比
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衣
後不語主還取著者波逸提比丘義如
上衣者有十種如上說與衣者淨施衣
淨施衣有二種一者真實淨施二者展
轉淨施真實淨施者言此是我長衣
未作淨今為淨故與長老作真實淨
故展轉淨施者此是我長衣未作淨

今為淨故與長老彼應如是語長老聽長老有如是長衣未作淨今與我為淨故我便受受已當問言欲與誰耶應報言與某甲彼應作如是語長老有如是長衣未作淨今與我為淨故我便受受已與某甲比丘此衣是某甲所有汝為某甲故守護持隨意用是中真實淨施者應問主然後取著展轉淨施者語以不語隨意取著若比丘真實淨施衣不語主而取著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真實淨施語主取著展轉淨施者語以不語取著無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五十九竟

尒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六群比丘著白色衣行時諸居士見皆共譏嫌此沙門釋子不知慚愧受取無猒外自稱言我修正法如今觀之有何正法云何著新白色衣行如似王王大臣諸比丘聞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著白色

新衣行尒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尒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六群比丘著白色衣行尒時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得新衣應三種壞色一一色中隨意壞若青若黑若木蘭若比丘不以三種壞色若青若黑若木蘭著餘新衣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新者若是新衣若初從人得者盡名新也衣者有十種衣如上壞色者染作青黑木蘭也彼比丘得新衣不染作三種色青黑木蘭更著餘新衣者波逸提若有重衣不作淨而畜者突吉羅若輕衣不作淨者突吉羅若非衣鉢囊革屣囊針綖囊禪帶腰帶帽襪攝熱巾裹革屣巾不作淨畜者突吉羅若以未染衣寄著白衣家突吉羅比

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得白衣
染作三種色青黒木蘭若重衣作淨
畜若輕衣亦作淨畜若非衣鉢囊乃
至裹革屣巾皆作淨畜若染衣寄著
白衣家若衣色脫更染無犯无犯者
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纏六十竟
尒時佛在舎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
時尊者迦留陁夷不喜見烏作弓射
烏射之不已大煞衆烏僧伽藍中遂
成大積時諸居士来入僧伽藍礼
拜見此大積死烏各共嫌之自相謂
言沙門釋子不知慙愧无有慈心煞
衆生命外自稱言我修正法如今觀
之何有正法射煞衆烏乃成大積時
諸比丘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陁
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迦留陁夷言
云何汝射煞衆烏乃成大積耶時諸
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已在一面
坐以此因縁具白世尊世尊尒時以
此因縁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陁
夷汝實不喜見烏而以竹弓射煞衆
烏而成大積不答曰實尒尒時世尊

以無數方便呵責迦留陁夷沙門所為
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
行所不應為云何迦留陁夷射殺衆
烏以成大積耶呵責迦留陁夷已告
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
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
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
若比丘斷畜生命者波逸提如是世
尊與比丘結戒時諸比丘坐起行來
多殺細小虫中或有作波逸提懺或
有畏慎者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知者
不犯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
故殺畜生命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
畜生者不能變化者斷其命若自斷
若教人斷若遣使若往來使若重
使若展轉遣使殺若自求使若教
人求使若自求持刀人教人求持刀
人若以身相若口語若身口若遣使
教若遣書教若遣使書教若安坑陷
殺若安刀者常所倚住處若毒藥若安
殺具在前作如是方便若復有餘所
欲殺畜生若殺者波逸提方便欲殺
而不殺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式叉

摩訶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
不犯者不故煞或以瓦石刀杖擲餘處
而誤斷命若比丘經營作房舍手失
瓦石而誤煞若土墼材木若屋梁橽
椽栿如是手捉不禁墮而煞者若扶
病起而死或還卧而死若洗浴時死
若服藥時死將入房時死將出房時死
或將日中坐時死或在陰處而死作
如是衆多事无有害心而死者無犯无
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
纏 六十一竟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六群比丘取雜虫水而飲用諸居
士見已皆譏嫌言此沙門釋子无有慈
心煞害虫命外自稱言我修正法如
今觀之何有正法乃取雜虫水用時
諸比丘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陁
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六群比丘言
云何汝等无有慈心乃飲虫水以害
其命耶爾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
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縁具白世尊
世尊爾時以此因縁集比丘僧呵責
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

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
何汝等飲用雜虫水以害其命耶尒時
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
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
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
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
說若比丘飲用雜虫水者波逸提如
是世尊與比丘結戒尒時諸比丘不
知有虫無虫後乃知或作波逸提懺
或有畏慎者白佛佛言不知者无犯
自今已去當如是說戒若比丘知水
有虫飲用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彼比
丘知是雜虫水飲用者波逸提除水
已若雜虫漿苦酒清酪漿清麦汁飲
用波逸提有虫水有虫想波逸提有
虫水疑突吉羅無虫水有虫想突
吉羅無虫水疑突吉羅比丘尼波逸
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
謂為犯不犯者先不知有虫無虫想
若有麁虫觸水使去若漉水飲者无
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乱痛
惱所纏 二十六竟

四分律卷第十六